



深海

花火工作室
深海工作室

联袂推荐
年度最虐成长系列

只为遇见， 所以相逢

ZhiWei
YuJian
SuoYiXiangFeng

尧三青 / 著

你永远无法预料
下一秒是否会有一个人

从青葱岁月到葳蕤年华，遇见不过是一刹之间

被命运捉弄的爱情悄然降临

张扬的姿态闯入你的生活
的余地都没有

从此颠沛流离，有你的地方

才是我的家

文艺出版社
LITERATURE AND
LTD.

只为
遇见，
所以
相逢

ZhiWei
YuJian
SuoYiXiangFeng

尧三青 /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只为遇见, 所以相逢 / 尧三青著. ——南京: 江苏
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813-9

I. ①只… II. ①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49943 号

书 名 只为遇见, 所以相逢

作 者 尧三青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深海工作室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谭 倩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mm×1230 mm 1/32

字 数 200 千字

印 张 10

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,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813-9

定 价 24.8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C O N T E N T S 目 录

只为
遇见，
所以
相逢

- 第一章 纯粹岁月里的相遇 / 001
- 第二章 尖锐的横冲直撞 / 017
- 第三章 冰山开始融化 / 031
- 第四章 有东西在发酵 / 059
- 第五章 都是被抛弃的 / 096
- 第六章 不动摇的伴随 / 114
- 第七章 看不见的疼痛 / 130

目 录 C O N T E N T S

只为
遇见，
所以
相逢

//

//

/

- 第八章 无法阻止的命运 / 158
- 第九章 青春的死亡和错误 / 198
- 第十章 原来这是绝望 / 216
- 第十一章 荒芜的几年 / 232
- 第十二章 他们的重逢 / 252
- 第十三章 回到过去 / 285
- 第十四章 最终的最终 / 298
- 番外一 / 305 • 番外二 / 309

第一章 纯粹岁月里的相遇

何笙是个姑娘，今年已经十二岁了，她生长在一个贫困落后的小山村，父母健全爷爷尚在，还有一位长姐和小她三岁的胞弟。

这个小地方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还很盛行，何笙这两个字多少也带着点这意思，何笙，何必生。

何笙很老实，每天上完学就帮着家里放羊喂猪或者下地除草，这个年龄的孩子对“累”这个字并没有概念。面对相对而言称得上养尊处优的弟弟时，她也没表现出嫉妒，只在吃饭时看见弟弟能拿两个鸡蛋，她才会稍稍舔舔嘴唇，有些羡慕。她没什么大的志向，也不认为自己在未来能有何作为，运气好点的话能读到初中毕业，然后被家里安排去相亲，然后结婚、生子，直到老去。这是这个村子里全部女性一辈子的人生轨迹，她也等待着这样的命运安排。

何笙没有大姐漂亮，也没有大姐聪慧，更没有幼弟那样受宠。她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是否被父母热切期待过，只知道她在这个家是很不受待见的。

唯一称得上对她好的人就是上了年纪的老爷子，老爷子年岁大了，半截身子都快埋进了黄土里的人，对很多东西也想通了。

他最常对何笙说的话就是要知足，知足常乐！

老爷子年轻时上过战场，有过很多肝胆相照的好兄弟，在战争中的某个危险关头还救过一位将军。他常把这些事拿出来对小辈讲，重复一遍又一遍，混沌的眼珠里还能看出对当年热血往事的向往。

他们在贫瘠的山村里过着最普通的生活，没人想过改变，也没人奢望

去改变。

村子里最有钱的就是村主任。村主任家很早就盖起了两层的瓦房，养了三头牛，村里没什么劳动力的人家会去他家租牛，价格还挺贵；前年的时候村主任还买了辆拖拉机，车头‘突突突’地冒着黑烟，驶在小道上别提多拉风了。

有一天村子里来了一辆黑色的小轿车，车身干净得能映出人脸，阳光下散发着使人望尘莫及的光芒。车子一路驶到了何笙家的破院子里。

从驾驶座下来一位身着黑西装的年轻男子，鼻子上架着金边眼镜，一派的温润儒雅。他缓步走到车后方开门，微微俯身含笑说了句什么，随后车上又走下来一个人，年迈些，脸上已经有了浅显的细纹，挺拔的身躯所展现的风度却丝毫不逊于年轻一辈。

他抬头看了眼门牌后，对眼镜男点了下头。眼镜男会意，打开汽车后备箱，从里面拿出了几个礼品袋走到他身边。

何笙的母亲钱召娣这时闻声走了出来，她腰上系着碎花围裙，湿漉漉的双手在围裙上面搓着。

来人的气势震得她有些呆滞，她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你是谁啊？”

“你好，这是何勇为先生家吗？”

何勇为是何笙的爷爷，钱召娣点头：“没错！”

“我是来拜访何老先生的。”

虽然没听老爷子说起过这号人物，但钱召娣依旧将人迎了进去，因为她看见了对方手中拎的礼品袋，也注意到了围观群众表现出来的惊讶和羡慕，这让她几十年没得到过满足的虚荣心空前地膨胀起来。

同样在观望的大苗用袖子抹了下鼻涕，对一旁的何笙道：“阿笙，这是你家亲戚啊？”

何笙不认识眼镜男那一行人，他们家亲戚少得可怜，哪里会有这门子亲戚？

她说：“我去看看！”然后，她抱起小羊跑回了家。

何笙把小羊扔进羊圈，转身去了厅堂。厅堂里大人们都在，父母坐在最外侧没说话，只偶尔交换一下眼神。

老爷子穿着一身黑色大褂正在抠烟斗，那位极富气势的中年男人坐在

他对面，说：“父亲上月去世，临终嘱咐我一定要过来一趟。”

“难为老兄弟这么惦记。”

“父亲说您帮了他很多，要是没有您，估计他早不在了。”

“在那样的环境下能活下来都是他的运气，我的功劳不大。”

“应该说在那样纷乱的时代还有人肯出手相助，反而更难能可贵，否则父亲也不会记您这个人情这么久。”

老爷子笑了笑，说：“以前的事太多，我都快记不清了。我也是数着日子过的人，时候一到再找他喝酒去。”何勇为抽了口烟，又道，“至于你说的帮忙，还是算了，年轻人自有年轻人的生活。”

钱召娣这时不满地叫了声：“爹！”

男人看了她一眼，思忖片刻，说：“要不您晚上考虑考虑，我明天才走。”

何勇为连着抽了好几口烟，争相涌出的浓烟刺鼻得不行。许久之后，他点头说：“好吧。”

男人起身理了理笔挺的衣领走了出来，那位戴眼镜的年轻人则紧随其后，何笙立马往旁边躲了躲。

他侧头看了她一眼，目光平淡。

何笙扒着门框看着他头也不回地坐进了车里，随后车子启动，缓缓后退着出了院门。

她不解地眨了眨眼睛，往屋子里瞅了一眼后，重新跑到羊圈抱起小羊又去找大苗玩了。

村里不大，一旦某人家里有个风吹草动，不出几分钟就能传个遍，今天村子里口口相传的消息就是何笙家来了一个有钱的老板。

何笙在路上碰见了很多阿姨、大妈，每个人看见她都要问：“阿笙啊，刚去你家的人是你家什么人呀？是不是你家走了大运的远方老表？”

何笙摇了摇头，憨憨地回答：“不知道。”

即便是这样也止不住他们一再地追问。

另一边，老爷子依旧自顾自地抽着烟，钱召娣则时不时地给自己的丈夫使眼色，何三壮缩着脑袋没啥反应。他并不是有个出息的男人，也没什么野心，窝在这个穷山旮旯里，再大的志向都能被抹平。

钱召娣恨铁不成钢地跺了下脚，转向何勇为，讨好地笑着说：“爹，既然有人肯帮咱们一把，为什么不抓着这机会呢？您看咱家情况也不好，劳动力少，还得养三个孩子，做父母的都希望让自家小孩过得舒服点，自己累也就算了，总不能累了孩子，您说是吧？”

老爷子嘴不离烟，眼睛通过微黄的烟雾盯着门外渐暗的天空，含混不清地道：“是不是还要加一句连我这老不死的也得让你们来养？”

他结婚迟，育有三个儿子，老大饿死了，老二掉水里淹死了，最后只剩了老么，养老义务和责任就落在了老么一家身上，钱召娣平时就有怨言，他怎么可能不知道。

钱召娣有些尴尬地说：“看您这话说的，我们怎么可能这么想。”

“想没想你自个儿心里清楚。做人要做得正，咱们和人家非亲非故的不能要人东西，这是原则。”

钱召娣不乐意了，声音也大了些：“怎么就非亲非故了？您当年打仗不还护着人家老子吗？这是报恩，这是应该的，如果不找上门那才是他们失礼。”

何勇为敲了敲烟斗，说：“那也是他爹报恩，不是他。”

“父债子偿，天经地义。”钱召娣理直气壮地说。

何勇为冷冷地看了这个势利的儿媳妇一眼，说：“我说最后一遍，不能拿人分毫。”

钱召娣一拍桌子，这时也冷下脸来，说：“我也把话撂这儿了，聪明人就该顺势往上爬！你什么都不要，行，以后家里的开支我们都不管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”

何三壮这时拉了媳妇一下，小声道：“够了，少说点。”

钱召娣推了何三壮一把，指着他的鼻尖骂道：“你这没出息的东西，一天到晚只知道做缩头乌龟，该吭声的时候怎么连个屁都不敢放？现在说够了，你够什么了！你够了？”

何勇为端起茶杯就朝钱召娣砸了过去，怒道：“闭上你那臭嘴！”

杯子没砸到钱召娣，但溅了一些茶水在她身上，钱召娣尖叫一声，疯子似的吼：“好啊，现在两父子联合起来对付我一个女人！你们行，你们喜欢过穷日子你们过，我告诉你们，明天那人来了看我怎么闹，这张脸我

也不要了！”

钱召娣的泼辣是出了名的，周边一圈敢真正惹她的很少，除非是些丢得起脸的。

老爷子气得直发抖，布满黑色沟壑的双手紧紧地握着椅子的扶手，他丝毫不怀疑这婆娘口中的话的真实性，她什么做不出来？她就是一个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疯子！

老爷子喘了口粗气，背往椅背上一靠，拍了拍手，说：“你行，你狠！要钱是吧？成，明天给你钱，我看人家能给你多少！”

钱召娣撩了下自己额前的头发，脸涨得通红，显然也气得不轻。她时不时地看一眼老爷子，踢开地上的陶瓷碎片，重新坐到椅子上。

“也不是非要钱不可。”她顿了一下，“但不管怎么样都得减轻些家里的负担，近些年收成不好，几口人都填不饱肚子！”

何勇为冷眼睨着她。她继续说：“让他带个孩子走吧！”

何勇为猛地瞪大眼，气得差点背过气去，怒道：“你这说的是人话？”

一声不吭的何三壮突然开口：“爹，她说的也不是没道理。这外人的孩子我们已经养了这么多年，害得我们自己的孩子过不上好日子，能送走干吗不送走？”

钱召娣冷哼了一声，说：“那男人有钱，想来生活也不会差，小孩跟着他肯定不会受苦，绝对比待在我们这里好。”

“我看着长大的孩子看你们谁敢动！”何勇为激动地敲着烟杆，怒气冲冲，“你们想要钱就去讨钱，送孩子，想都别想！”

“我现在还真就不要钱了。”钱召娣用手叉着腰，一脸豁出去的样，“留着谁养？你养？你有那个资本吗？你连自己都养不活！我今天把话撂这儿了，这别人家的孩子我肯定不会继续养着了，你要留下她，那就留下，以后她的吃穿用度想我们出钱？做梦吧！”

何勇为是一只脚踏进了棺材的人，活不了几个年头了。钱召娣不是个有良心的人，他早在很多年前就明白了这个事实。那会儿他还有老本，钱召娣才答应抚养何笙，现在他的老本都被挖光了，钱召娣也没什么顾忌了，巴不得把何笙送走。

何勇为手指颤抖地指着自己的儿子儿媳，好半晌脱力般往椅子上一靠，

脸色灰败，摇着头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们迟早会遭报应的啊，报应！”

钱召娣拍了拍满是污渍的围裙，说：“爹，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。”

随后，她给自己丈夫使了个眼色，一块儿退了出去。

回到房里，钱召娣拖出一只蛇皮袋，快速地向何笙收拾衣服，还不忘嘱咐一旁的丈夫：“千万别和那人说何笙不是我们亲生的，等咱们婉悦和阿俊长大了，说不定何笙还可以帮衬我们孩子一把。”

何笙是在何婉悦两岁那年何勇为从村口捡回来的孩子，当时为了这孩子的抚养问题，何勇为跟钱召娣吵过很多次，后来他将自己的棺材本拿出来交给了钱召娣，钱召娣才答应抚养何笙。何勇为提出的条件是不能把孩子的身世捅出来，这也是为了给何笙一个相对健康的成长环境。

钱召娣本就不待见何笙，现在有这么一个绝好的机会，她怎么可能不把人踹了？

何三壮点头说：“知道。”可能也有些愧疚，他又道，“走的时候给孩子留点私房钱，以后估计也不会见了。”

钱召娣白了他一眼，说：“给什么给，你钱多？钱多给我。”

何三壮就不说话了。

到煮晚饭的时候何笙抱着小羊回来了，两只脚上都是泥巴。她把小羊安置好，就跑到井边用手舀了破脸盆里的脏水洗了洗鞋底和鞋边，洗到能看得见褐色印子才作罢。然后她转身去了厨房，搬来小板凳垫在脚下开始煮饭。

村子里家家户户用的都是大铁锅，烧柴火。何笙三年前好不容易学会生火，那会儿她挨了不少骂，还挨过不少打，到现在她的手臂上还有淡淡的伤痕。

这天吃饭，何勇为没过来，何笙去叫了好几次都没用，最后她只好偷偷挑拣了些饭菜给他端过去。何勇为的目光在接触到何笙端来的那只饭碗后更混沌不少。

饭桌上少了一个人也没什么影响，钱召娣破天荒给了何笙两个鸡蛋，何笙惊讶地看了她一眼，夹菜的手顿住了，讷讷地叫了声：“妈……”

“吃吧，今天煮多了。”钱召娣难得慈爱地说。

而这晚何笙的幸运不单是吃了两个鸡蛋，而且还不用洗碗，钱召娣把这任务交给何三壮后，就将何笙带回了屋。

房子里，橘黄色的灯泡照射的范围很有限，何笙跟在钱召娣身后，愣愣地看着她拖出一只蛇皮袋扔到自己面前。钱召娣拨了拨头发，对何笙说：“把这个带走，自己收好。”

何笙蹲下扒拉着看了眼，袋子里装着的都是她平日穿的衣服，没几件，还破旧得厉害。她正疑惑不解时，钱召娣又道：“明天你跟着今天来的那个人走，他们钱多，你的日子也会好过。”

何笙拎着袋口的细小手指颤了颤，黑亮的双眼闪过明显的慌乱，她抬头叫了声：“妈！”

“自己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少了的。”钱召娣说完就要往外走。

何笙一把抱住钱召娣的腿，她再年幼也已经十二岁了，理解钱召娣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，只是她太震惊，以至于一时反应不过来。

“妈，你们也走吗？”何笙一脸惨白地问道。

“不，就你走，以后你就跟着那个人生活。”

“我不走。”何笙的声音带了哭腔，“您别赶我走。”

钱召娣挣了挣，没挣脱出来，她没看何笙，径自道：“何笙，妈也没办法……你也看到家里有多穷了，我实在是养不起你们姐弟三个了……你去了那边肯定不会比这里差，放宽心。”

何笙连忙接口：“我可以不上学，我会多干活！”

钱召娣俯身缓慢却强硬地掰开她的手，淡淡地道：“不行，必须走。”

“妈，我求求您别赶我走。”何笙惊怕地喊了声，“您让我做什么都行，您别赶我走。”

钱召娣吞了下口水，缓慢地道：“你能做什么？你不过十二岁，我把你卖了也值不了几个钱。”

何笙愣住了，下一秒终于呜呜地哭了起来——她意识到钱召娣说的是真的，而且毫无转圜的余地。被亲人抛弃的悲伤如洪水般在她的胸口泛滥开来，带着前所未有的疼痛与憋闷。她不过十二岁，这个年龄的孩子除了掉泪没有更好的办法去疏解被丢弃的伤心。

何笙的眼泪跟珠子似的一颗颗直往下掉，她用手背一抹，脸上顿时留下灰黑的水渍。她嘟囔着那个让每个孩子都觉得温暖的称谓，试着探手想再次抓住钱召娣的裤脚，结果被钱召娣毫不留情地踢开了。

钱召娣的力道不重，只是那尖锐的碰撞让何笙陷入了绝望，她一边哽咽着，一边抖着纤弱的身躯哭泣着，再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房间里很快就只剩了何笙一个人，她趴在地上身子都僵硬时才稍稍止了哭泣。门口有细微的声响，何婉悦牵着何俊走了进来。他们跟何笙的关系并不亲厚，有时一天下来可能都说不了一句话——这是钱召娣教唆他们的成果，且成果显著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何婉悦看着何笙，淡淡地问了声。

何笙沉默着没说话，抽噎着站起来时，踉跄了一下。她什么也没说，拖着蛇皮袋就往外走。

经过何俊身边时，何俊突然拉住何笙的袖子，小声问道：“二姐，妈又骂你了？”

何俊比何笙矮很多。何笙低头看了他一眼，小男孩的脸上明显挂着担忧的神色。何笙嘴一瘪，眼泪又掉了下来，她摇了摇头，拉开他的手直接出了门。

何俊仰头问何婉悦：“姐，二姐怎么了？”在他的印象中，二姐以前也常被妈妈骂，可二姐没这么哭过。

何婉悦拍了下何俊的脑袋，说：“小孩别管，去做作业。”

外面的天已经黑了，山里的夜格外清澈明亮，点点星光璀璨如辰。何笙拖着蛇皮袋穿过院子走向爷爷住的杂货间。杂货间面积很小，里面就放了一张床和一把椅子。

杂货间里，何勇为靠墙而坐，一口一口缓慢地抽着跟了他半辈子的烟斗，油灯豆子般大小的光，照得整个屋子昏暗得像蒙了层纱。

何笙靠在门框上，手指一下一下地抠着上面的一个小窟窿，这是很早以前被她不小心烧出来的，那天钱召娣气得没给她晚饭吃，她半夜饿得只能起来喝凉水填肚子。

这时何勇为冲她招手：“孩子，过来！”

何笙立马迈腿跨进去，蛇皮袋挂在了门槛上，她拽了好几下才拽进来。

她在爷爷对面跪坐了下来，用红肿的眼睛委屈地望向他。何勇为停了抽烟的动作，说：“明天去了那儿，你要长点灵性，乖巧点，别给人添麻烦；也要记得照顾好自己，有什么委屈忍一忍，日子还得照样过，懂吗？”

何笙哼哼唧唧地问：“我一定要走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她哭道：“连爷爷也不要我了吗？”

何勇为放在膝盖上的手颤了颤，语气淡淡的：“嗯，不要了。”

何笙抽噎着，大声道：“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不乖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何勇为摸摸她的脑袋，粗糙的手掌将她柔软的头发扯出些许，光晕里老人的双眼也浮了层水汽，“是你太能吃了，爷爷养不了了。”

何笙顿时号啕大哭起来，难受得再也说不出一句话。她已经想不出任何理由可以让自己留下来，她也同样意识到，其实不管她说什么，她都已经非走不可。未来的生活不一定比在这里差，但这远远抵消不掉她对未知的恐惧和害怕。

爷孙俩这一晚谁都没有睡，在这间简陋得几乎风一吹就能倒的房子里枯坐到天际泛白。

门外小道上已经有了路人行走的声响，何勇为抹了把满是沟壑的脸，对何笙说：“走吧，去洗个脸。”

他拎了下称何笙的衣领子，把人提起来站好，随后脚步僵硬地走出去，何笙乖乖地跟在他的后面。

走到井口边，何勇为拿水桶倒了些水在脸盆里，白色的毛巾已经成了灰色，边角还破了洞，绒线狼狈地耷拉着。

何勇为用手舀水在何笙脸上抹了抹，他粗糙的布满厚茧的手掌将何笙生嫩的小脸划得有些刺痛。她忍着，双眼红肿得只剩下一条缝，仰头看着眼前这个给予她最多温暖的老人，也是最后一次那样看他。

洗了脸，何勇为掏出口袋里缺了牙的梳子给何笙梳头。何笙的头发乱得已经打结，好不容易梳顺后，又被他笨重的双手划拉得毛毛躁躁，一束小马尾歪歪扭扭比起之前也没好到哪儿去。

何勇为捋了捋，也没办法只能这么将就着。

对方来得很早，比约定的时间早很多，得知他们的意思后也没多大惊讶，犀利睿智的眼眸缓缓扫过一旁垂着头没多大精神的何笙，平静地点头应允了。

何笙安静地将手中的瓷碗放到桌上，在何家的最后一餐饭都没吃成功，她始终低着头没有看屋内神色各异的几人。

钱召娣这时用手揉了揉眼角，突然起身走到何笙旁边，颇为不舍地道：“阿笙啊，到了那儿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什么事都别亏待了自个儿。这几个孩子中就你最肯吃苦，妈也真是舍不得你。”

何笙看着失常的钱召娣，抿了抿唇，小声道：“那我是不是可以不走？”

钱召娣暗地里狠掐了她一把，何笙身子一抖，眼泪又掉下来几滴。钱召娣自动忽略了她的问题，又惺惺作态地说了几句宽慰她的话。

何笙走之前，那个有些年纪说话极具分量的男人给何家留了些钱，钱召娣的忧伤神色由此一扫而空。通过车窗看到那一幕时，何笙无法表达心里的感受，多年后再回想起时，只能感叹人情的廉价。

黑亮的小轿车缓缓行驶在乡间小路上，何笙透过车窗看着外面熟悉的稻田，田间务农的人们向她投来好奇的目光，她揪着蛇皮袋的手一下一下地扭着，浑身都不自在。

在她旁边坐着那个气场庞大的男人，何笙后来知道这人叫袁崇阳，赋予她希望，又赋予她绝望的男人。

袁崇阳闭眼靠在车座上，对于身边那个唯唯诺诺脏兮兮的小孩没多大兴致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开口：“严柏，回去后立马找周律师把老爷子遗嘱的事解决了。”

那个戴着金边眼镜的男人稳稳地握着方向盘，点头说：“是。”

他们是为了完成遗嘱才来这个穷困的地方，不然他们一辈子都不可能踏进这样穷困的村庄。

对于袁崇阳来说，抚养一个孩子对他没有丝毫压力，但是外带因素是不好说的。严柏忍不住从后视镜里看了眼正望着窗外闷不吭声的小孩一眼，心想：那边那个小祖宗可不是好惹的。

当天下午他们就坐飞机回了J市，袁崇阳一下飞机就直接去了公司。人潮涌动的机场里，严柏低头看着身边神色慌乱的小孩，小孩手上的蛇皮袋在上机前就被他扔进了垃圾桶。那些所谓的衣裳于袁崇阳而言和垃圾没什么两样，就连此时她身上穿的那些都破旧得不像话。

“走吧！”他无奈地说，随后转身走向出口。

机场很大，人很多，让何笙感到局促和紧张。她紧紧揪着衣摆，快步跟着唯一算认识的严柏往外走。走着走着，她有些跟不上严柏的脚步，就迈着小短腿跑起来，但她的劣质布鞋在光可鉴人的地面上滑溜得有些难行。

严柏高挑的身影渐行渐远，而加速后的何笙却一个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下巴磕到地面发出清脆的声响，疼得她双眼立马起了水雾。与地面的亲密接触让她一下子起不来，勉强抬头环顾四周，哪还有严柏的身影？何笙心里生出前所未有的绝望——这个陌生的城市在她初来乍到时给了她噩梦般的打击。

何笙的小脸瞬间就白了，愣愣地看了好一会儿，两泡泪争相往下掉，过了好半晌，耳边传来严柏疑惑的询问声：“怎么摔了？”

何笙愣住了，止了泪，呆呆地看着去而复返的人，好半晌才带着鼻音吐出一个字：“滑。”

严柏拽住她纤细的胳膊，将她拎了起来，对她上下扫视了一圈，发现她那双脏兮兮的布鞋已经脱了胶，她的下巴红了一块，估计还会变瘀青。

“你几岁了？”严柏问。

“十二岁。”何笙怯怯地回答。

严柏挑眉，何笙皮包骨的瘦弱样一点都不像十二岁的样子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方手帕要给她擦脸，何笙紧张地退了一步，小声道：“脏。”

严柏的手顿了下，意识到了何笙的尴尬和害怕，回想起她这一天所经历的事情，突然有些同情这个可怜、早熟又敏感的孩子。

“没关系，这手帕送你了。”严柏将何笙拉过来，给她擦了擦脸，然后把脏了的手帕放在她手上，“叫何笙是吗？”

何笙低头看着手上的浅灰色方格手帕，擦脸时闻到的清香似乎还在鼻端，她从来不知道一块布的味道也能这么好闻，她点了点头：“嗯。”

“我叫严柏，以后会负责你的生活起居，有什么事你就找我。”他顿了一下，又道，“你可以叫我严叔。”

何笙抬头小心地看了眼他白净俊秀的脸，低声唤道：“严大哥。”

严柏笑道：“叫严叔吧，我大你十几岁呢！”

何笙依旧叫了声：“严大哥。”

严柏哭笑不得：“随你。”

严柏又要往出口走，迈了几步后他转身看向何笙，何笙正磕磕绊绊跟在他身后，开胶的鞋害她差点又倒下去。严柏犹豫了几秒后，走过去牵起她的手，何笙毫不掩饰的惊讶让他笑了笑，说：“走慢点，免得又摔了。”

到了出口，严柏叫来一辆出租车开往市区，繁华的街景慢慢在何笙眼前展开，这令何笙感到既新奇又陌生。严柏为她买了衣服，衣服很漂亮，触感柔软，何笙抓了一下后就再也没碰过，因为她的手太脏了。

再后来他们到了一幢红色的、外部构造精致的小洋房前，门前还有一个小花园，栽种的花草生机盎然。

给他们开门的是位略胖的中年妇人，看见他们，笑道：“严先生今天怎么来了？”

“送位小客人。”严柏低头看看何笙，“这小姑娘以后就住这儿了，得辛苦吴婶照顾了，会另外给您加工资的。”

“没事。”吴婶看向何笙，迟疑道，“小姑娘不是本地人？”

“对，她之前的生活艰苦些，以后得尽量多照顾着。”严柏拍了拍何笙的肩膀，“何笙，叫吴婶。”

何笙乖乖地叫了声：“吴婶。”

“哎，走，我带你去房间。”吴婶笑咪咪地应了声，接过严柏手中的几个购物袋，领着何笙去楼上。

屋内铺着地毯，何笙盯着自己脚下不敢随意乱瞟，还没上楼梯，室内响起一道肆意张扬、桀骜不驯的声音：“谁准她在这儿住的？”

何笙抬头望向声源方向，一个姿态狂放的少年斜倚在褐色的沙发上，手托着精致的下巴，眉眼慵懒又嚣张。他扫了何笙一眼，薄唇一抿，透着无法掩盖的敌意，嘴里吐出两个字：“出去。”